



龙人作品集·奇门异士系列

正邪天下

龍尺 著

貳拾貳

龙人著

正邪天下

卷二十一

奇门异士系列

天下篇

人物介绍

范离憎：绝世战魔范书之子，以武帝所遗留的“远离憎恨”之词所命名的少年，因资质天生，被四十年前的绝世剑客幽求所看中，为收他为徒，竟手刃“其母”，使其心怀憎恨，然而他虽为绝世剑才，却因其父在江湖中的恶名，为他的一生定下了不可磨灭的……

牧野栖：被视为江湖神话的一代高手牧野静风之子，自幼因家遭突变，被轩辕神族所遗留的四大武脉之一中的“天儒”一脉收为弟子，因其亲眼目睹家中变故，故此在心底产生憎恨世界之念，同时又因身怀战族血脉，而使他变得正邪无常。

白 辰：江南白家被灭族后，仅存于世的幼子，寄身于以战闻名的风官之中，为报家仇，自幼装疯卖傻，后因绝世奇缘，创下了流传千古的丐帮基业，被

世人称为一代丐祖。

幽求：一个四十年前曾将“洛阳剑会”数百剑客屠于一刹之间的绝世剑客，同时也因他天生所具的绝世战意，在风官动乱时竟被其父毁去十指，让其终身不能习剑，然而其却剑意不灭，竟在数十年后身怀天地间独一无二的“无指剑法”与“以腿御剑”出现江湖。

天师和尚：世外奇人，悟天之徒，因杀孽奇重，被其师逐出师门，从此游荡江湖，视天下能者为师，为返师门，以渡恶行慈为生。

牧野静风：一位曾轰动江湖的少年，却因天生战族血脉，竟被卷入风官的争位之中，在风官二老的“寒炎归一”一击之下，因娇妻惨死，悲痛之下，启动“逆天大法”而导致天地间浊气入体，牵动血液中隐藏的绝世战意，神智不清，神魔难分，成为了一代旷古战魔。

血火老怪：风官之仆，其人忠心耿耿，身怀“血火三昧”武学，霸道绝伦，为寻找风官的正统血脉，数十年间踏遍天下间三山五岳，也是导致牧野静

风再踏足江湖之人。

卜瞎子：数百年前天下四刀中的圣刀一脉传人，其卜算法、阴阳八卦之能已达到宗师境界，故江湖人称“万无一失”。

麻 嫂：原名水红袖，为抚养范书之子成才，自毁其容，隐藏于山间小镇，在牧野静风与绝世剑客幽求之战时，因心中所爱，为救牧野静风竟以身化剑，使出了范书所遗留的霸天剑式，死于幽求剑下。

寒 掠：风官四老之一，在数十年前风官内乱之时，归隐江湖，牧野静风的杀妻仇人。

炎 越：风官四老之一，寒掠的同门师兄，与寒掠共创的“寒炎归一”武学可谓天下无敌。

禹 诗：风官四老之首，其人智慧无穷，阴险狡诈，其排下“五星逆行，万心归魔”之法，将牧野静风体内的战族血液复苏。

天 儒：一个统领黑白两道无数高手的隐世奇人，其所统治十里长街“黑白道”，被天下正邪两道人物的视为“死亡之境”。

悟 天：一位终身观察星象变化的旷世高手，为救世间之

乱，重现江湖，将范离憎带入无天剑道之人。

屈小雨：一位貌似牧野静风之妻的女子，在“笛风客栈”之时巧用“死亡大道”所遗留各大杀手的异能，救出了牧野静风之子。

王世隐：青城派的现任掌门，因被幽求挟迫进入“试剑林”，作为范离憎的试剑之人，而惨遭断臂之灾，从而怀恨于心。

戴无谓：一位绝世隐者，师门不明，武学不明，却在与幽求决战之时使出了与一代武帝祖诰的“空寂大法”相似的旷古绝学，从此名震天下。

痴愚禅师：武林七圣之一的“苦心大师”师侄，当代少林掌门，因风官复出，被天下群雄推举为“正盟”盟主。

第一章 入魔立规

校场之内四人还未收回眼光，站在牧野静风一侧的禹诗已冷声哼道：“你们来得还算及时，还不见过少主？”

四人对禹诗似乎颇为畏惧，闻声立即齐齐向牧野静风施礼，脸色腊黄者先道：“天鹰谷杜曲见过少主！”

牧野静风冷冷地哼了一声，森寒的目光扫向杜曲！杜曲心中一紧，顿觉莫名不安！

禹诗已道：“面见少主，还不跪下？！”

身为天鹰谷谷主的杜曲在极为短暂的犹豫后，立即跪了下来！

他并不知道眼前的风官少主就是十年前名动天下的牧野静风，但他了解禹诗的可怕，而连禹诗这样的人物，也毕恭毕敬地侧立于牧野静风身前，可知其地位之尊崇！

天鹰谷早已被风官暗中控制，只需传令一声，谷主杜曲本人即向君山疾赶而来！

杜曲还不想失去天鹰谷谷主之位，尽管因为受到风宫的约束，这个谷主做得并不十分舒畅。

另外三人几乎是与杜曲同一时间跪下的，他们隐隐感觉到若违抗眼前风宫少主的意旨，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！

天鹰谷谷主杜曲、背插双钩的双旗帮帮主顾仲伯、浓眉豹眼的万兽寨寨主彭独群、面目清朗的求圣门门主袁道——四人无一不是一方强者，平日只接受属众跪拜，而今他们却无一例外地跪伏于牧野静风面前！

又有马蹄声隐隐传来！

牧野静风的脸上有了一丝满意的笑意，他转向禹诗道：“离我定下的期限还有多少时间？”

“回禀少主，还有半个时辰！”禹诗恭恭敬敬地道。

.....

半个时辰后。

跪伏于牧野静风身前的已有十七人！

但牧野静风的眉头却慢慢皱起！他冷冷地道：“禹诗，你说已有十八个帮派归附我风宫，为何只来了十七人？”

禹诗道：“尚有赤焰门门主卜悻未至！”

牧野静风轻轻地重复了一遍：“卜——怪？”

就在这时，一个青色的身影如飞而至，射落校场。远远地便向牧野静风跪下，口中道：“属下卜怪拜见少主！”

牧野静风淡淡地道：“时辰已过，你来迟了，自断一臂吧！”

语气轻描淡写，却让一旁的叶飞飞心头大震！

卜怪骇然抬头，脸色已是苍白如纸！他颤声道：“少主，昨天正是内子临盆之时，所以才……”

牧野静风挥了挥手，打断他的话，道：“既然事出有因，我可以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，你可以决定自断左手或右手！”

听到这儿，本是垂首朝地的另外十七人皆是一震，不由自主地抬头向牧野静风望去！血火老怪张了张口，终欲言又止；禹诗不动声色地站立着，面无表情；叶飞飞把白辰的手握得更紧了，白辰则咬着下唇，直至把下唇咬得发白。

此时正值秋季，而今天又是一个阴凉的日子，但卜怪脸上的汗水却开始不断地渗出！

他的刀就在腰侧，触手可及，而他又是一个性情暴躁之人，常常为一点并不重要的事与他人刀枪相见！

他的目光一变再变，先是愤怒，随后愤怒化作惊惧，惊惧又变成绝望！

他的手终于按在了刀柄上！

但不是右手，而是左手！

闪电般拔刀！刀光一闪，划出一道弧线，向自己的右臂疾砍下去！

手臂却未断！在刀刃即将饮血的那一刹间，突然脱手，“当啷”一声掉落于地上。

卜恹怔怔地望着牧野静风，他知道定是牧野静风出手阻止了他，但他却根本未曾看出牧野静风是如何出手的！

他却不知牧野静风身怀“平天六术”之绝世武学，其中便有暗器手法。如今牧野静风的暗器手法几乎已独步天下！

牧野静风无视卜恹的惊讶，道：“你为何选择砍自己的右臂，而不是左手？难道你用的是左手刀法？”

卜恹道：“不是。我之所以砍使刀的右手，是因为我知道失去了左手的我，还有可以利用之处，而我却不甘心被逼我自断一臂的人所驱使，如此一来，也许反而会使自己在被断左臂之后，又会被斩断右手！”

牧野静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很聪明，也很坦

率！”

卜悻道：“其实我本不是坦率的人，但我知道在什么样的人面前应该坦率，否则就会自取其辱！”

牧野静风缓声道：“你很会说话。方才你若是不肯自断一臂，那么被断的已是你的脑袋！如果你不是自断右臂，出乎本人的意料之外，我亦绝不会拦阻。”

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现在我愿意饶恕你一次，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晋升你为按察使，巡逻各归附我风官的帮派，至于你的赤焰门，我自会另外安排人选充任门主。”

一直不动声色的禹诗听到此处，亦不由一震！风宫内部职位分工已沿袭多年，极少更改。没想到牧野静风竟突发奇想，晋升一个本属外围部属的卜悻为按察使！这究竟是牧野静风兴之所致，还是另有深意？若是后者，其目的又何在？

思忖间，牧野静风的目光向他扫了过来：“禹诗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禹诗已习惯了被风宫属众尊称为“禹老”，牧野静风却是直呼其名。当禹诗的目光与牧野静风的目光相接时，他突然从对方的眼神中察觉到一丝挑衅的气息！

禹诗心中一动，恍然领悟，忙道：“少主为风宫之

尊，一言九鼎，无人会违逆少主意愿，况且有按察使巡
逻各帮派，也可督促风官属众一心效命风官！”

牧野静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卜悻，因为你的职位是
由我亲自任命的，所以日后有事可直接启禀于我！”

卜悻心头微惊：“如此一来，我在风官可谓地位超
然，至多也只是在风官四老之下了！可在此之前，我与
少主却是从未谋面，亦未曾有过丰功伟绩，此次‘荣
升’，只怕是祸不是福！”

想到这一点，刚刚退下的冷汗又涔涔而出！

牧野静风的身子向后仰了仰，这才对跪伏于地的十
八人道：“起来吧，我要让你们看一样东西！”

众人齐齐应“是”，起身后心中皆暗自揣度牧野静
风要让他们看的東西是什么。

牧野静风对立于那只大箱子旁的四名风官死士道：

“把箱子打开，让诸位过目。”四名风官死士依言将木
箱抬至中央，随即拔出兵器，从四侧齐齐插入木箱，再
一用力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箱盖应声而开。

一股淡淡的血腥之气顿时弥漫开来！

十八帮派掌门人及叶飞飞、白辰皆不知箱中所装何
物，此时齐齐将目光投向箱子，这么一望，不由神色大
变！

箱中所装之物赫然是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！

一片乌云悄悄地遮住了日头，像是不忍目睹这可怖的一幕！天地间顿时阴暗不少！

牧野静风的神情冷酷——而他的声音比神情更冷：

“这里共有洞庭十二坞五十八颗人头，他们本当誓死效忠风官，却因惧怕幽求而四散溃逃，罪该万死！这五十八颗人头只是个开始，日后所有溃逃的洞庭十二坞弟子皆要处死！”

他的目光如冰冷刀锋般扫过十八帮派的掌门人：

“我最恨贪生怕死之辈，你们既已归附风官，就当为风官赴汤蹈火、脑汗涂地！他日风官霸令天下，你们十八帮派便是天下诸多帮派之首！否则，下场与洞庭十二坞众鼠辈无异！”

说到这儿，牧野静风缓缓站起，在众人惊惧交加的目光中傲然而立：“从今日起，你们不得再称我为少主，因为我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风官官主，亦即风官惟一的主人！假以时日，我将一统风官，进而率风官勇士，建立不世伟业！”

叶飞飞望着眼前的牧野静风，百感交加！

禹诗、炎越二人对牧野静风此举事先毫不知情，乍闻此言，亦不由一愕。不过“一统风官”本就是风官四

老梦寐以求的，所以此时他们的心情是欣喜多于惊讶！禹诗、炎越相视一眼，齐齐跪下，口中道：“官主应运而作，乃风官大幸！以官主神武，必能光大风官，霸令天下！”

在场风官死士亦随之跪下，轰声道：“官主神威，霸令天下！”

十八帮派之主不敢怠慢，齐齐跪倒！

在黑压压跪倒之人的面前，惟一立着的叶飞飞、白辰二人显得格外惹眼！

牧野静风神色微变，颇有不悦！他逼视着叶飞飞，道：“你追随我多年，如今我成了风官官主，难道你反而不开心吗？”

叶飞飞默然无语！

牧野静风的瞳孔忽然收缩了不少，目光犀利，一股杀机隐隐显露！

叶飞飞感觉到握着白辰的手似乎紧了紧，她心中一颤，暗自叹息一声，拉着白辰，缓声道：“孩子，向官主施礼吧！”

说这话时，她感觉有一股热热的东西向上直涌！

那是泪！

但却并非因为自己受到的委屈，而是为牧野静风身

上所发生的惊人变化！就如同眼看着自己心爱之物突然腐烂败坏了一般！

终于，诺大一个校场，只有牧野静风一人站着了！

他心中不由豪情万丈，狂呼道：“我要成为至高无上的人，世间万事万物在我面前，都应跪伏着的！”

牧野静风望着诚惶诚恐跪伏一地的人，只觉一种难以描述的快意在他的心中激荡！他忍不住仰天长笑！

笑声中融入了他雄浑无匹的内家真力，源源而出，声势骇人！

十八帮派的掌门人只觉胸沉气闷，暗自惊骇，不由把头伏得更低！

笑声倏止，牧野静风寒声道：“洞庭十二坞的人虽然太过无能，但他们既然是为我风官办事，要死也应该是死在风官手下！幽求闯入洞庭十二坞，杀人无数，本官主绝不会放过他！你们要对幽求的行踪严加追查，一有机会，立刻不惜任何手段，将之诛杀！”

“是！”

这是风官新任官主发布的第一个命令，众人自然不敢有丝毫懈怠，一时应声如雷！

牧野静风满意地笑了笑，走至叶飞飞面前，将她扶起，与她正面相对，轻轻地道：“我知道你一直希望成

为我的女人，对不对？”

叶飞飞娇躯剧震！

牧野静风所说的，正是隐藏在她心中十年并不能算秘密的秘密。也许，牧野静风、蒙敏两人都能察觉到叶飞飞对牧野静风的情愫，只是牧野静风与蒙敏倾情相爱，叶飞飞又是一个理智冷静的人，所以十年来，三人以纯洁的友情抑制了其他的可能，他们彼此相互尊重…

…

叶飞飞以为这种平衡会一直维持下去，这对她而言，虽然隐隐有少许遗憾，但她并不会觉得不公平。能看着牧野静风幸福地生活着，就已是她的幸福！

这种情结，在他人看来自是难以理解的——但她本就不乞求他人的理解。

当蒙敏遭遇不幸之后，这种维持了十年的平衡终于打破了。叶飞飞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如从前那般心如止水，冥冥之中，她已有种企盼，但也仅仅是企盼，她不会刻意去追求。因为她觉得自己不能愧对蒙敏，尽管蒙敏临终前曾叮嘱她照顾好牧野静风。

而今，牧野静风却说出了足以让叶飞飞深深震撼的一句话！

顷刻之间，叶飞飞表面的平静与理智在牧野静风轻

声相问之后，立即土崩瓦解！一种微醉般的晕眩一下子占据了她的灵魂！

有那么一瞬间，叶飞飞恍惚间已忘了自己身置何处，只觉得整个身子都沉浸于温馨的春风之中……

但，牧野静风的眼神终还是让她惊醒过来！

这绝非叶飞飞所熟悉的眼神！牧野静风的眼神本该是清朗如山野之风，让他人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！而现在在他的眼神中，却隐隐有一种欲念，有一股霸道，甚至，还有种居高临下的戏谑之意！

牧野静风双手拥着叶飞飞的双肩，逼视着她，他的神情似乎在宣告无论是武力，还是情感，他都可以征服他想征服的任何人任何事！

若在平时，叶飞飞真的无法抵挡他的微微一笑！但此时此刻，牧野静风那自信得近乎自负的神情反而深深刺痛了叶飞飞！

她顿时冷静下来，轻轻地，却很坚决地挣脱了牧野静风的束缚，道：“穆大哥，你忘了敏姐了吗？”

她如此说，绝无亵渎牧野静风与蒙敏之间的情感之意，她只是希望当自己提及蒙敏时，牧野静风能因此而忆起他最珍惜的女人，以及与蒙敏之间发生的美好一切。